

钟学思,张杰,陈薇. 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基于 1997—2014 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9): 261—267.

doi:10. 15889/j. issn. 1002—1302. 2017. 09. 070

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 ——基于 1997—2014 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钟学思^{1,2}, 张杰¹, 陈薇^{3,4}

(1.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3.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114; 4.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选取 1997—2014 年我国 26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围绕全国和东部、中部及西部层面,针对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影响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观测,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明显;从地区层面维度看,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作用显著,而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作用存在波动,且二者在不同区域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存在差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含义及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农村减贫;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832. 35; F323. 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9—0261—06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虽已取得一定成绩,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贫困减少速度趋缓,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1]。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5 575 万人。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为实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以及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2],农村减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面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任务的现实,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加快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调控初始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财政支出在减缓相对贫困中的作用,实施向低收入群体倾向的支出配置政策,将对改善我国农村减贫实绩产生长远积极影响。

在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研究中,国外学者分别以国家样本数据、各类金融机构数据等为指标^[3-4],衡量并实证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的积极作用,但在数据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如 Burgess 等仅以银行数据^[5],而 Obisesan 等则以小额信贷机构数据作为金融发展的替代来衡量^[4]。另外,有学者选取多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有积极作

用^[6]。虽然研究分析的数据样本较为丰富,但是由于数据的异质性,将导致衡量的偏误增大。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的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有着积极作用^[7];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和地区效应^[8];金融发展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存在长短期的时间差别^[9]。

在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效果的影响研究中,国外学者研究单项公共支出对减贫的作用,如农村道路投资、农业补贴、健康和教育以及交通类基础设施投资等^[10-13]对减贫效果的影响作用。在国内,部分学者研究各项财政支出对农村减贫产生作用时发现,各种财政支出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一^[14];且财政支出在初始分配环节对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因此须要加大财政支出对减贫效果的作用^[15]。还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16]。

本研究分别从全国以及地区层面维度进行分析,为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效果提供检验证据,有利于促进金融扶贫等理论的多元化、多视角深化研究,为各级财政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和理论依据。

1 作用机理

1.1 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理

依据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传导作用程度,可将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划分为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17]。一方面,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反映。由上述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文献可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从多数国家或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历程看,伴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将会减弱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存在演变过程,不会急剧恶化。在此趋势下,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此间接

收稿日期:2016—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5CMZ038);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培育项目(编号:TD2011004、YQTD2015003);广西教育厅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编号: XNZX010)。

作者简介:钟学思(1981—),男,广西柳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史研究。E-mail: xszhong@mailbox. gxnu. edu. cn。

作用进而会带动减贫的进程。也可以说,即使存在收入分配的恶化,产生普遍的“马太效应”,但是每个人也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获益;虽然穷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远比富人少,但这也实际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的直接作用。该直接作用机制是以微型金融的形式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金融活动而获得金融服务,从中获得收益并提高预期收入,从而减少贫困^[18]。具体来讲,直接作用可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第一,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穷人通过金融信贷而有能力投资进入更容易获利的领域,同时能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以及健康水平,进而促使其摆脱贫困;第二,金融机构的储蓄服务,穷人通过少部分资金的储蓄,以应对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抵御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19]。

2.2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理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也可体现为:直接影响农村贫困实绩。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提高贫困群体收入,进而间接影响农村贫困实绩。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与农村减贫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或社会性财政支出,拉动需求和消费,通过财政的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参与率、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等方式,使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较高收入。最终,财政支出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缓解农村贫困,实现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间接减少作用。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调节收入的再分配,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手段,将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或富裕阶层的部分收入分配给贫困人口,使农村贫困人口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获得可观收益,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从而直接达到缓解贫困的效果;财政支出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直接拨款,也可以直接实现农村减少贫困的效果。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为全国 26 个省(区)(表 1)。由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财政支出结构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可以划分东部、中部、西部 3 个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因为京津沪渝 4 个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省(区)差异较大,而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失严重,所以本研究样本剔除上述 5 个省级区域,同时台湾省、香港、澳门也不在研究之列。

表 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lnY	lnFES	lnRFIR	lnRLG	lnRDL	lnRSWR	lnRAPV
最大值	9.863 6	-1.766 4	2.427 8	1.755 7	1.936 5	13.543 6	8.470 4
最小值	7.049 9	-3.094 1	-0.728 0	-1.464 6	-0.729 3	5.036 9	3.229 6
均值	8.184 1	-2.418 4	0.692 5	0.106 7	0.180 8	10.162 7	6.457 3
中位数	8.123 7	-2.410 7	0.709 2	0.137 3	0.106 3	10.327 4	6.553 4
标准差	0.594 0	0.292 5	0.581 0	0.515 1	0.412 3	2.095 3	0.989 8

注:观测样本数为 468 个。

2.4 实证模型建立

选取农村减贫效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支出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为主要解

表 1 区域划分

地区	包含省(区)
东部	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	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和财政支出结构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将农村减贫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2.2.1 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 2 种指标,由于有关农村金融资产和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较为缺乏,因而无法直接采用戈氏和麦氏指标。本研究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RFIR)、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LG)、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3 个方面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借鉴姚耀军等^[20-21]的方法,以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代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RFIR),即为农村贷款余额(RD)、农村存款余额(RL)之和与农村 GDP(RGDP)之比,计算公式为:RFIR = (RD + RL)/RGDP。金融发展规模是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采用农村贷款余额(RD)与农村 GDP(RGDP)之比来衡量,记为 RLG,计算公式为:RLG = RD/RGDP。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通常采用金融机构的储蓄贷款总额之比衡量,因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计算公式为:RDL = RD/RL。农村金融发展水平(RFIR)、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LG)、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2.2.2 财政支出结构(FES) 为实现数据的可得性与一致性,选取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的预算支出与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的比值作为衡量财政支出结构(FES),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2.3 农村减贫(Y)的度量 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此外,在回归方程中还加入影响农村减贫的其他变量,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水平(RSWR)、农村经济发展水平(RAPV)。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采用农村社会救济费用进行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3 数据预处理

在实证检验之前,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如下(表 2)。

释变量,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验证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构建的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FES_{it} + \alpha_2 RFIR_{it} + \alpha_3 RLG_{it} + \alpha_4 RDL_{it} + \alpha_5 Consrols_{it} + \varepsilon_{it}$$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Y_{it} 为农村减贫效果; FES_{it} 为财政支出结构; $RFIR_{it}$ 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RLG_{it} 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RDL_{it} 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Consrols_{it}$ 表示可能影响农村减贫效果的其他变量,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水平($RSWR_{it}$)、农村经济发展水平($RAPV_{it}$); α_0 表示常数项; α_1 、 α_2 、 α_3 、 α_4 、 α_5 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

3 实证模型检验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禀赋条件以及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加之发展进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因此,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全国、地区 2 个层面。

3.1 全国层面的考察

针对全国层面省(区)进行检验,得到相应的回归结果(表 3)。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

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3%、5%、72%,并且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 2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显著,其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8%、-19%,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村减贫,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减贫存在负相关,且均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0%、5%、79%,且显著性均在 0.01 水平以上。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模型 3 加入财政支出结构这一变量,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and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8%、-19%、9%,且均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1%、5%、73%,且显著性均在 0.01 水平以上。

表 3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nFES	0.131 2 *** (0.038 3)		0.105 8 *** (0.038 8)
lnRFIR		0.184 8 ** (0.073 6)	0.177 9 ** (0.076 4)
lnRLG		-0.193 3 ** (0.075 5)	-0.185 6 ** (0.078 4)
lnRDL		0.099 6 *** (0.034 8)	0.086 2 ** (0.036 9)
lnRSWR	0.055 1 *** (0.006 7)	0.050 6 *** (0.006 7)	0.054 9 *** (0.007 0)
lnRAPV	0.717 0 *** (0.027 0)	0.788 3 *** (0.024 0)	0.729 5 *** (0.026 8)
Consrols	3.310 9 *** (0.203 8)	2.453 5 *** (0.125 1)	3.052 0 *** (0.218 6)
R ² _{adj}	0.954 3	0.956 6	0.955 1

注:“***”“**”“*”分别表示在 0.01、0.05、0.10 水平上差异显著;括号内的数值均为标准差。下表同。

3.2 地区层面的考察

首先,对东部地区层面省(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 4)。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41%、11%、46%,并且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 2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8%、75%;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存在负相关,贡献率约为 -12%,且均通过 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3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约为 -11%,与农村减贫存在负相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8%、75%,且均通过 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4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约为 12%,对

农村减贫有促进作用,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9% 和 72%,且均通过 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5 加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约为 32%;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0%、54%;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负相关,贡献率约为 -11%,且均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6 加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32%、10%、56%,且均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减贫负相关,贡献率约为 -11%,且显著性水平在 5% 以上。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7 加入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45%、14%、33%,且均通过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约为 10%,但作用不显著。

其次,对中部地区层面省(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 5)。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

表 4 东部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FES	0.409 8 *** (0.084 9)			
lnRFIR		-0.115 9 *** (0.036 8)		
lnRLG			-0.110 5 *** (0.040 9)	
lnRDL				0.124 0 ** (0.052 6)
lnRSWR	0.111 4 *** (0.017 8)	0.082 5 *** (0.015 9)	0.082 3 *** (0.016 2)	0.085 6 *** (0.016 3)
lnRAPV	0.460 3 *** (0.057 0)	0.745 0 *** (0.052 6)	0.745 6 *** (0.053 5)	0.723 1 *** (0.054 6)
Consrols	5.265 1 *** (0.447 0)	2.660 4 *** (0.237 5)	2.574 2 *** (0.240 0)	2.697 4 *** (0.245 5)
R ² _{adj}	0.921 0	0.950 9	0.949 3	0.952 3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lnFES	0.319 0 *** (0.083 5)	0.324 9 *** (0.082 7)	0.453 3 *** (0.088 5)
lnRFIR	-0.112 3 *** (0.039 8)		
lnRLG		-0.109 2 ** (0.043 0)	
lnRDL			0.098 4 (0.065 0)
lnRSWR	0.102 8 *** (0.016 9)	0.097 6 *** (0.016 9)	0.140 9 *** (0.018 7)
lnRAPV	0.537 1 *** (0.056 7)	0.555 6 *** (0.057 4)	0.325 3 *** (0.054 6)
Consrols	4.680 4 *** (0.446 5)	4.543 9 *** (0.453 6)	5.986 2 *** (0.426 4)
R ² _{adj}	0.932 8	0.933 3	0.903 2

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40%、12%、33%,并且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 2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显著。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约为 -22%,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减贫存在负相关;而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45%、16%、10%、58%,且均在 0.01 水平以上。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模型 3 加入财政支出结构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减贫呈负相关,贡献率约为 -12%,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财政支出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32%、33%、16%、12%、37%,且均在 0.01 显著性水平以上。

表 5 中部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nFES	0.400 2 *** (0.086 0)		0.323 2 *** (0.092 5)
lnRFIR		0.448 3 *** (0.066 2)	0.332 8 *** (0.060 4)
lnRLG		-0.223 9 *** (0.080 5)	-0.117 8 ** (0.059 8)
lnRDL		0.160 9 *** (0.049 7)	0.159 3 *** (0.043 8)
lnRSWR	0.122 0 *** (0.014 8)	0.098 1 *** (0.014 9)	0.118 2 *** (0.016 2)
lnRAPV	0.330 5 *** (0.048 4)	0.577 7 *** (0.051 1)	0.366 6 *** (0.050 9)
Consrols	5.695 4 *** (0.395 6)	3.002 9 *** (0.246 8)	5.054 6 *** (0.462 9)
R ² _{adj}	0.920 2	0.935 2	0.915 6

最后,对西部地区层面省(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 6)。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显著;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7%、63%,并且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 2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7%、5%、61%,且均在 0.01 显著性水平以上。模型 3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1%、6%、62%,且均通过 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4 主要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减贫呈负相关,贡献率约为 -9%,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6%、64%,且显著性水平均在 1% 以上。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5 加入农村金融发

展水平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显著;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6%、5%、63%,且均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6 加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显著;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0%、6%、64%,且均在 0.01 显著性水平以上。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7 加入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显著;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分别约为 -10%、6%、64%,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减贫负相关,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促进作用显著,且均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6 西部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FES	0.078 3(0.065 6)			
lnRFIR		0.169 2*** (0.037 5)		
lnRLG			0.112 9*** (0.035 1)	
lnRDL				-0.094 4** (0.039 0)
lnRSWR	0.066 0*** (0.009 9)	0.051 5*** (0.010 2)	0.060 5*** (0.010 3)	0.062 7*** (0.009 8)
lnRAPV	0.631 4*** (0.040 1)	0.610 0*** (0.036 1)	0.619 9*** (0.036 9)	0.640 5*** (0.036 8)
Consrols	3.676 2*** (0.296 5)	3.648 5*** (0.161 2)	3.611 1*** (0.165 4)	3.494 2*** (0.167 0)
R ² _{adj}	0.964 9	0.968 2	0.966 1	0.967 9

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回归系数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lnFES	0.006 2(0.062 6)	0.024 5(0.065 6)	0.076 4(0.062 8)
lnRFIR	0.160 2*** (0.037 1)		
lnRLG		0.103 1*** (0.035 0)	
lnRDL			-0.099 4*** (0.038 0)
lnRSWR	0.047 5*** (0.009 9)	0.056 0*** (0.010 0)	0.057 4*** (0.009 5)
lnRAPV	0.632 0*** (0.037 9)	0.638 1*** (0.039 0)	0.640 4*** (0.039 4)
Consrols	3.577 3*** (0.279 1)	3.603 0*** (0.288 7)	3.721 2*** (0.299 1)
R ² _{adj}	0.969 4	0.967 1	0.967 9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选取全国 26 个省(区)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模型,并利用 Stata 计量分析软件平台,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全国范围内的计量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作用维度看,各项因素及控制变量总体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明显。第二,从单项因素的贡献率维度看,财政支出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作用的贡献率变化振幅不大,说明财政支出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较为稳定。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采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 GDP 之比来衡量,由于农村 GDP 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农村贷款,因而出现与农村减贫呈负相关的情况。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此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稳定性。

对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计量结果,从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维度看: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较显著,但存在地区发展非均衡性。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减贫的贡献率较大,而在西部地区的贡献率较低且不显著,作用效率有待提升。第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作用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在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贫困减少存在显著的促

进作用。第三,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减贫作用的地区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东部、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显著,而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第四,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作用也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存在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太显著;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减贫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存在较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维度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的减贫贡献率存在差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总体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总体体现为:西部>东部>中部。

针对上述不同地区 and 不同因素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结果,究其原因发现:第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初始禀赋不同。将因变量的代变量作为地区的资源禀赋考虑,则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预算财政支出、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存款余额、农村社会救济费用及农村经济总量等均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初始禀赋的差距使得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要素的贡献率存在差异。相较而言,中部地区各项因素的减贫效果较为明显。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发展引致资源要素配置的均等化水平较低。竞争力强的优势资源将向经济发达的地区集聚,此类集聚又将导致资源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第三,政

策的倾斜力度不一。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将资源有效导向最有效率的区域。

虽然财政支出结构、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有着显著作用,但该作用以及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微观角度讨论不同因素对农村减贫贡献率差异的原因:第一,从财政支出结构看,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贡献率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最小。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市场主体发展较为完善,政府对减贫的扶持能较快地发挥作用;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政府的各项支出不仅能直接促进减贫进程,还能有效鼓励该地区市场主体的投资方向,引导其他主体共同应对减贫问题;西部地区对财政支出的客观依赖性,导致财政支出对市场主体的引导能力偏低,而财政自身的减贫作用也难以发挥。第二,从农村金融发展看,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相对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均已超过中部、西部地区,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减贫存在抑制作用,这是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竞争所致;由于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尚未完善,金融发展能有效刺激市场,对农村减贫作用显著。第三,从其他变量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作用贡献率最高。

5 政策含义与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表明,将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推进精准扶贫;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整村推进、移民搬迁、乡村旅游扶贫等工程;加强贫困监测等^[22]。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将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加大财政扶贫投入,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强化政策保障,健全东部、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制、定点扶贫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1]。

从数据及模型检验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的政策含义为:为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效果提供检验证据;财政的支出倾斜和金融深化发展等将对农村减贫产生积极作用。财政支出的倾斜更偏向于推动中部、西部地区的减贫发展;而鼓励、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发展地区经济则是缓解其贫困的最根本动力。针对以上结论和政策含义,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5.1 加大财政扶贫支持力度,精准分配使用资金资源

从总体层面看,在扶贫资金安排计划中向中部、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中部和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助力增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大扶贫资金、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推进农村金融减贫进程。而从微观层面看,财政支出对减贫支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推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保障农业综合效益^[23];持续改善农村贫困地区民生,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人

力资本的积累水平^[24];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医疗服务能力等。

5.2 整合创新有效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推进

在长期的扶贫攻坚过程中,我国已探索依靠产业扶持、金融扶贫、科技扶贫、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支持等实现途径的有效脱贫模式。由于贫困治理的难度加大以及减贫成本的逐步提高,更需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凭借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推进扶贫模式,充分发挥多元主体联动扶贫模式的综合效应。

5.3 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

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差异化的扶贫政策,创新设计系列金融扶贫服务和产品。在保持东部地区农村金融稳步发展的同时,加大对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形成地区间农村金融发展的协调联动,缩小地区区和城乡间金融发展差距等。

5.4 促进农村金融结构调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规模

以多元化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引导和支持各类民间金融的发展,有效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规模的不断优化。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各类民间金融力量的参与,鼓励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多元机构及业态的微型金融组织发展,鼓励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创新;积极构建多元层次且稳定的农村金融体系,有效增加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的供给,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规模等。

5.5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加快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有效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激发农村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直接动力。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产品创新,针对农户和贫困人口由于缺乏相应抵押物而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情况,将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体系,尤其是针对农民及农村贫困人口的抵押担保体系^[25];优化配置所在地域的发展资源,因地、因时制宜创新融资方式,利用差异化政策提高农村金融抵押担保体系的效率等。

参考文献:

- [1] 李小云. 精准扶贫才能精准脱贫[N]. 人民日报, 2015-11-06(007).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5-12-08(001).
- [3] Sehrawat M, Giri A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ia[J].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32(3): 340-356.
- [4] Obisesan F O, Oyedele O. Assessment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as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in Nigeria[J].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5, 6(2): 18-26.
- [5] Burgess R, Pande R, Angrist S F J, et al. Can rural banks reduce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C]//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780-795.
- [6] Sehrawat M, Giri A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verty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n countries[J]. Quality and Quantity, 2016, 50(2): 577-590.

刘晓红,江可申.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9):267-270.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9.071

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晓红^{1,2}, 江可申¹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2. 南京晓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摘要:采用我国 30 个省(市、区)1999—2013 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建立文化消费函数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整体来说,文化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超过了纯收入、文化价格和居住;这些因素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即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最大,文化消费习惯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对文化价格变动最为灵敏;居住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较小。并提出培育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习惯,提高各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加大对西部、中部农村文化供给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村居民进行文化知识培训等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省际动态;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9-0267-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离不开广大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我国农村三大区域文化消费如何?农村三大区域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现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71203097);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编号:KYZZ15_0106);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刘晓红(1976—),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消费经济学研究。E-mail:amylxhong@163.com。

1 文献回顾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包括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支出和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支出。国外对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著述很多,例如,Cameron 研究了居民收入对英国电影消费的正面影响^[1];Seaman 认

- [7] 丁志国,谭伶俐,赵 晶. 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1(11):72-77.
- [8] 崔艳娟,孙 刚. 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金融研究,2012(11):116-127.
- [9] 杨 俊,王 燕,张宗益. 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8,31(8):62-76.
- [10] Fan S G, Zhang L X, Zhang X B. Reforms,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52(2):395-421.
- [11] Davis B, Handa S, Arranz M R, et al. Agricultural subsidie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Mexico[R]. Ove Working Papers, 2005:1-41.
- [12] Gomanee K, Morrissey O. Evaluating aid effectiveness against a poverty-reduction criterion[C]. Nottingham: DESG Conference, 2002.
- [13] Caminada K, Goudswaard K.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EU: a descriptive analysis[J].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2009, 1(2):1-49.
- [14] 刘穷志. 公共支出归宿: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落实到贫困人口手中了吗?[J]. 管理世界,2007(4):60-67.
- [15] 李永友,沈坤荣. 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07(11):14-26.
- [16] 林伯强.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J]. 经济研究,2005

- (1):27-37.
- [17] 陈银娥,师文明. 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述评[J]. 经济动态,2011(4):130-135.
- [18] Barr M S. Microfinance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5,1(1):9-12.
- [19] Anonymous.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J]. Policy Division Working Papers, 2004:1-26.
- [20] 姚耀军,和丕禅.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1)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6):1-6.
- [21] 胡振华,陈恒智. 农村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3(6):63-68.
-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R]. 2015-02-01
- [23] 许 朗,凌 玉,耿献辉,等. 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全国省级面板 VAR 模型[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3):458-461.
- [24] 蔡 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N]. 上海证券报, 2015-12-31(012).
- [25] 韩 芳. 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J]. 金融发展研究,2014(10):22-26.